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管窺卷七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岑

春秋管窺卷六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人君之即位有二若周康王之受冊命臨諸侯此嗣世即位之禮伊尹奉嗣王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此改元即位之禮其即位時咸釋服從吉蓋天生民而

樹之君上以對越天地神祇下以照臨百官兆民其位固天下之公位而非一家之私也故不敢以己之私服涖之胡氏謂康王之麻冕即位以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非釋服離次而即位不知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康王已入翼室恤宅宗矣越九日而後即位安有未成服之理故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不同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私服也愚謂三年亮陰百

官總已以聽冢宰惟般則然若夏之仲康肇位四海即命胤侯往征羲和其非不言可知即般之冢宰亦不過攝政胡氏乃以為攝位臨羣臣恐無是理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如以人臣而遇國大喪輒就天子之位臨御百官與王者無異此賊莽之所以篡漢也豈有賢如伊尹而不明君臣之分僭竊之嫌泰然居之以為後世作俑乎朱子所以謂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也

文公立雖未葬以國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而即位稱公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當于既葬而虞時令越十五月而作主故左氏

以緩作主為非禮也杜註作葬僖公緩句讀遂致不

可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盟不言地盟在晉也在晉不書為與處父盟諱也盟大夫多矣何獨與處父盟為諱以在晉而君不出使大夫盟公為可恥也凡公與諸侯盟則書公及與大夫盟則書及不書公處父不氏抗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者大祫也何以不言大祫以魯之僭用大禘故諱之也僭用大禘者以文王為始祖所自出而以周公配也于時禘不諱以諸侯所同也于大禘則諱以天子所獨也魯之大禘非天子賜乎曰成王賜魯重祭大嘗禘則用天子之樂所謂大嘗禘者時祭也非謂三年大祫得同五年大禘也凡大禘與大祫毁廟之主未毁廟主皆合食于大廟大事以躋僖公知禘

非不兼羣廟之主也至逆祀之非左氏論之詳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巳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謂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者也葢當時諸侯俱卒哭而除喪無有持三年之服者故襄仲稱族無貶文逆婦姜

非卿故不書稱婦者有姑之詞穀梁謂逆者公也禮成于齊而稱婦果公親逆曷為不書公如齊逆女與公及夫人婦姜至自齊耶胡氏謂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此說尤鑿未婦而稱婦未至而如在則凡在室中之女皆可因妄想而稱以為婦矣春秋安有逆億人之妄想以為實事者乎盖昏禮以尊者為主姑在則所娶為婦此天下之達稱也何必故奇其論若

蕩伯姬來逆婦杞伯姬來求婦豈亦原其意而誅之乎姜不稱夫人未入國也不書氏辟妾姑也穀梁謂不稱氏夫人與有貶夫女子之在家從父非得自專禫制未終而納幣于夫人何責果應貶及夫人則莊公之居母喪未大祥而納幣何以哀姜稱夫人姜氏入而不貶去其氏耶葢夫人義絶而出則有去姓去氏之例斷無非義絶而聖人以已意貶削國母之文凡此俱闕于禮教不可不辨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與天王天子據舊史所稱無異義也謂厚禮妾母

弗克若天而去天是以人臣而貶削天子固聖人所

必無之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書不告月則前此之告月可知猶朝于廟者言雖不

告朔猶不廢朝廟之禮若餼羊然非可已而不已之謂也公羊謂天無是月穀梁謂閏月者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若然則閏月自古不告朔何至于是年獨以不告朔書乎朝廟言猶者明有舊也既由舊何獨于是年書謂可以已乎二傳所釋明與經文未協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日不日乃舊史之詳畧公羊謂取邑不日此日為内

詞然僖公之伐邾取須句何以不日穀梁謂不正其

再取故謹而日之然取訾婁取向取根牟取鄟皆不

日豈以為宜取乎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言如京師則既往矣不至而復者未至京師而返非謂其復命也穀梁謂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夫奉命如周而未如安得曰不廢君命奉命弔喪而不復命安得曰不專君命敖既不如不復而惟已氏之是從春秋豈為飾詞云如云復耶盖丙戌者志奔莒之日奔雖在盟㬥後而如實在盟㬥先穀梁誤

認乙酉盟暴之後方如京師而丙戌遂奔故有未如
未復之强解耳
叅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殺稱人以殺之者非一人也大夫不名以被殺者亦
非一人也司馬司城書官者以握節而死與效節于
府人而出皆造次不失其守故貴而以官書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天子之葬魯往會之則書公羊謂王者不書葬又曰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夫過時不及時之葬既書魯往會葬又書設魯無不往則無不書矣何謂王者不書葬也穀梁謂天子志崩不志葬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按襄王正終世嫡承嗣有何危而不得葬不葬而書曰以葬豈周為

僞詞以欺列國耶抑春秋為僞詞以欺天下後世耶
其說皆不經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此兼禭也秦以僖公同翟泉之盟故歸禭于僖以無忘舊好而僖母成風之卒又赴于其後故并禭焉穀梁謂秦弗夫人之非也按成風之書薨書葬明赴于同盟矣魯以夫人赴而秦故弗夫人之欲修好而反以召怨固謀國者所必無之事也胡氏謂非兼禭猶

䝿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聖人書以正後世之為人
夫為人子者夫惠公並未立仲子為夫人亦未嘗立
仲子所生之子為世子未可謂之亂嫡何正乎其為
夫若僖公之尊生母成風聖人果非焉宜于薨葬時
見之何待秦人來禭故繫之僖公以正為人子乎設
秦人弗來其亦可以弗正乎公羊曰子以母貴母以
子貴此習其詞而未究其義也所謂子以母貴者言
后夫人之子為嫡子衆子不得與並也母以子貴者

謂衆妃之子既立為君嫡母在則壓于嫡嫡母故則亦尊為國母無子居尊位而母終臣妾之理孟王侯以國為家有君臣之别固不與大夫士庶同其理也按帝王世紀帝嚳有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放勲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帝摯事無可考姜嫄為帝元妃固宜肇周世祀若商母簡狄頌歌玄鳥禘美有娀堯母慶都邑以名稱塚以陵號

此非唐虞三代之各母其生母之證乎魯之成風敬

嬴定姒俱非嫡而薨稱夫人葬稱小君春秋無異詞

者非母以子貴之義乎詩之閟宮稱令妻壽母專美

僖公其所謂壽母者即成風也如成風不得為君母

則夫子删詩必逸之矣何乃登之三頌以為美盛德

之形容也耶考諸古帝王質諸春秋及詩未有以母

其生母為非者安見秦人之歸襚為專襚而以為正

天下之為人子乎審乎此而知後代帝王之尊生母

為太后者亦本諸先王舊典而非以私恩創制又可見矣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太子朱儒宜有國者也郕伯卒而郕人別立君故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非竊地叛君者比公重地而以諸侯逆之故曰郕伯明非禮也其不名以非諸侯固不得與失地之君同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凡外納皆不繫國非有分于長幼也長幼之義于弗

克納見之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奔大夫不言卒以受其喪故卒之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宋子哀來奔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單伯為周大夫左傳紀之甚悉先儒廢左氏而斷以為魯大夫不知何意按莊元年單伯送王姬至今已八十一年其非一人可知凡魯之卿大夫左傳俱詳其世系單伯既世為魯命卿而始終不載一單氏之名豈左氏故没其實而外之以為周大夫耶

齊人執子叔姬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故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公羊謂單伯道淫于叔姬夫單伯如齊未嘗與子叔姬偕安得道淫穀梁謂單伯淫于齊夫單伯以行人授館安能通乎宮闈其未請叔姬而先淫耶抑請叔姬不允而後淫耶謂齊人誣而執之齊獨無中冓之羞乎此皆不稽之言公穀信而

筆之亦好異之過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耦書官而不名譏世權也督既弒殤而子孫又典兵柄不因君使而皆從其官以盟諸侯其專可知書曰華孫非貴之也正以著其族大權隆爲履霜堅氷之戒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齊人使来致命故書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弗及盟者言會而已有盟期齊侯不俟盟而去故曰

弗及盟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毁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入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弑其君稱人者以君無道衆殺之告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十五年書諸侯盟于扈畧而不序以不能討齊也此書諸侯會于扈亦不序以不能討宋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弑君稱人者以懿公弑舍自立而又淫虐無忌致為

賤人讎殺故齊人以無道衆殺書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子卒不日史失之也公羊以不日為不忍言弒非也

隱桓閔之薨子般之卒皆日豈曰忍言乎

夫人姜氏歸于齊

書夫人與姜氏明非見絶于魯書歸明無罪也

季孫行父如齊

上書子卒夫人歸齊而下書行父如齊則行父之與聞乎弒可知行父而不與聞乎弒何不因如而請討于齊乃為之彌縫要結以成其簒豈得謂非同謀乎

莒弒其君庶其

莒太子僕因國人而弒紀公則國人咸與乎弒矣故莒人以國弒告不言弒之之人也

春秋管窺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管窺卷七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書即位明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婦者有姑之辭不稱氏者公羊謂譏喪娶穀梁謂喪未畢故畧之然出姜之逆喪既畢矣何以不氏謂以喪中納幣則莊公之娶哀姜納幣在大祥先何以稱姜氏歟汪陳二家謂不書氏以妾姑在其說為是出姜之不氏有成風穆姜之不氏有敬嬴謂聖人削去君夫人之氏則斷無是理也胡氏以逆婦姜于齊為病文公以婦姜至自齊為責敬嬴諸家因謂不稱女而稱婦著宣公之亟于成昏不稱姜氏而稱婦姜著

敬嬴之欲速以姑自居皆穿鑿之詞非聖人意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為篡立者納賂其與聞乎弑更何疑焉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言救陳宋而經止書救陳者以宋罪未討而救之

為救有罪故不書為晉諱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春秋之戰以內及外鄭同姓而以宋為內者以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則鄭亦楚矣故外之言敗而又言獲軍與帥俱喪也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弒靈公者趙穿而書趙盾者以盾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故太史斷其罪歸于盾也傳稱孔子曰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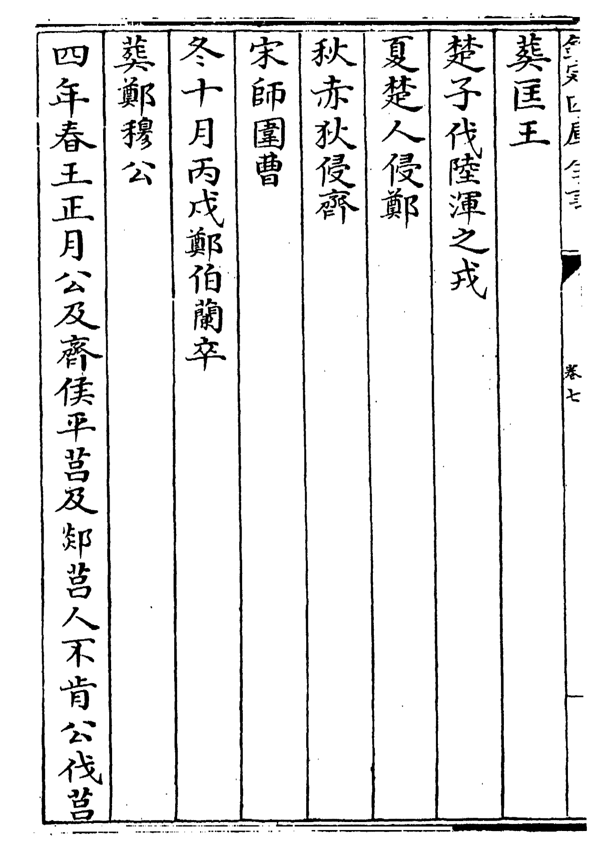
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夫所謂越竟者乃亡而不反之謂非謂越竟而反遂可不討賊也蓋越竟則去國雖權身為覊旅討賊自非其責若越竟而反仍為正卿權猶在也不共之讐安得不討藉口故縱非黨逆而何其罪固與不越竟同也或謂盾或亡在他國新君立而復之則亦將擅興師以討賊乎曰有新君在是又當稟命于新君者請討而君許則討之請討而君不許則辭其爵退歸于田

可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凡郊牛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而以他牛代稷牛若稷牛卜不吉及吉而又有死傷則不郊矣不郊禮也猶三望則非禮矣故書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及者猶我與彼之謂言二國相約而共為之平非必內為志也二國共平莒郯而莒不肯辭不伐莒而公伐之以平之之論出于公也平之而不能持其平則反諸已而已伐其國而取其邑不以亂易亂乎故不專言伐取而特明其故以見其非禮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弑逆之謀雖肇于公子宋而行之者實歸生也身為執政親行大逆豈得諉罪他人故春秋直書歸生弑其君明首惡也畜老憚殺之詞乃陽忤而陰許之也豈可以欺天下後世否則政柄在手既聞逆謀即當伏義以討何畏乎譖而反從之乎左氏以為權不足又曰仁而不武等于趙盾之為法受惡過矣觀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是鄭固以子家為首惡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叔孫得臣卒

胡氏以不日爲聖人削之謂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

然遂之請立宣公乃寄告齊侯豈必商諸于介遂為首惡其卒猶日顧于同使之得臣卒而獨削其日賞罰不幾倒置乎盖舊史不載有日非聖人削之亦非恩數有厚薄之分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父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左傳曰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愚謂師出必先要約而後舉兵會之安有不與謀者非主兵而又分與謀不與謀書法不已瑣乎按桓十七年經書及宋人衛人伐邾傳曰宋志也既曰宋志明

非魯謀矣何以書及哀十一年經書公會吳子伐齊明魯志也既為魯志豈不與謀乎何以書會左氏不且自為矛盾乎歷觀春秋師出書會必稱公與大夫書及皆不言公與大夫是會與及乃公與大夫書不書之分非與謀不與謀之謂也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有事者祭也不曰祭而曰有事以所志不在祭縁仲

遂卒而繹故曰有事以志其繹之非禮稱諸侯之當

祭而廢者不及卿卒然曰卿卒當祭則不告蓋以告

而廢祭不可卒事不顧義又未安故弗告也繹則賔

尸爲祭之末卒事而聞可以不繹矣可以不繹而猶

繹非所以禮大臣也萬入而去籥不若去繹之為當

故書以志其失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謂雨不克葬禮也卜葬先遠日避不懐也穀梁謂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氏以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謂有國家者不能為雨備為儉其親不知言不克者明非人力之所能非謂無蓑無笠恐雨霑服失容也夫魯地山多瀆少雨驟至則澗壑皆盈陸地忽為廣川巨浸孝子于此將謂虞祭有時不敢停柩而忍以父母之骸涉險乎設不幸而顛隕其將何辭以解禮記稱老聃曰柩不蚤

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喪者乎曰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夫見星且不可而謂可涉險犯難乎即柩已達乎墓而或雨甚難以即土執事者不獲恪供其事揆諸孝子敬慎之心亦必不自安而謂惟遽以將忍貽後日不恭不慎之悔乎王制葬不為雨止者本為庶人言之以庶人懸窆無碑繂之煩重易為葬故也其曰不為雨止者謂可葬則不必止非謂勢不可而必欲于是日葬也若諸侯之葬用

輴執紼者五百人四紼銜枚司馬執鐸左右各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復為揄沈設撥以滑之其傾重難行可知而謂于大雨泥濘中恃有簑笠遂可過臻無阻乎昔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請弛期更日而太子皆不聽惠子見之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基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于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

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于欲急葬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若穀梁胡氏之論是師魏太子而薄文王矣于義安取焉故知經書雨不克葬者明天時所阻非人力之所能違不可違而不違正也春秋書以志其禮非譏之也而者成事之詞也言至乎明日日中而克葬矣

城平陽

楚師伐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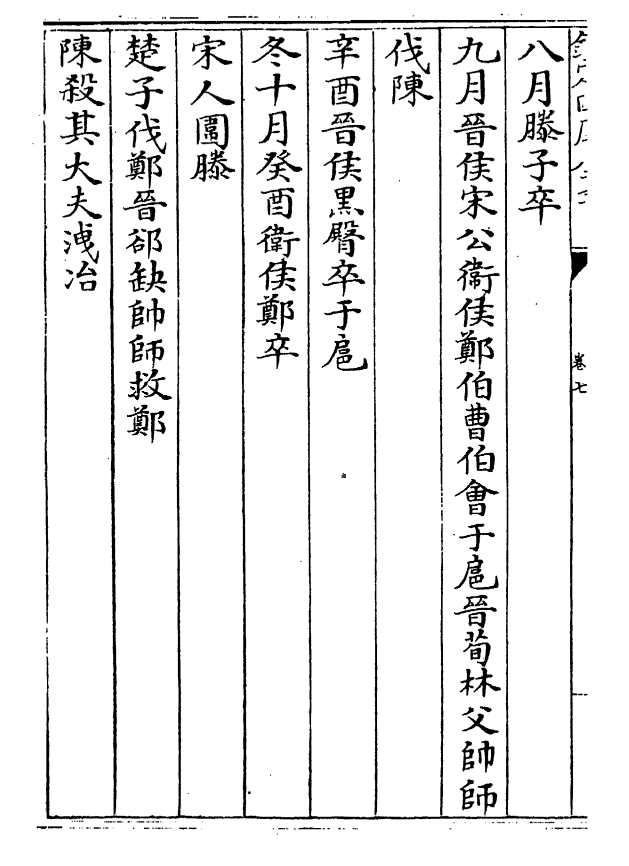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微國書取言易也公羊謂邾婁之邑不繫邾婁諱亟也按取邑無有不繫之國者何獨于取根牟為諱乎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黒臀卒于扈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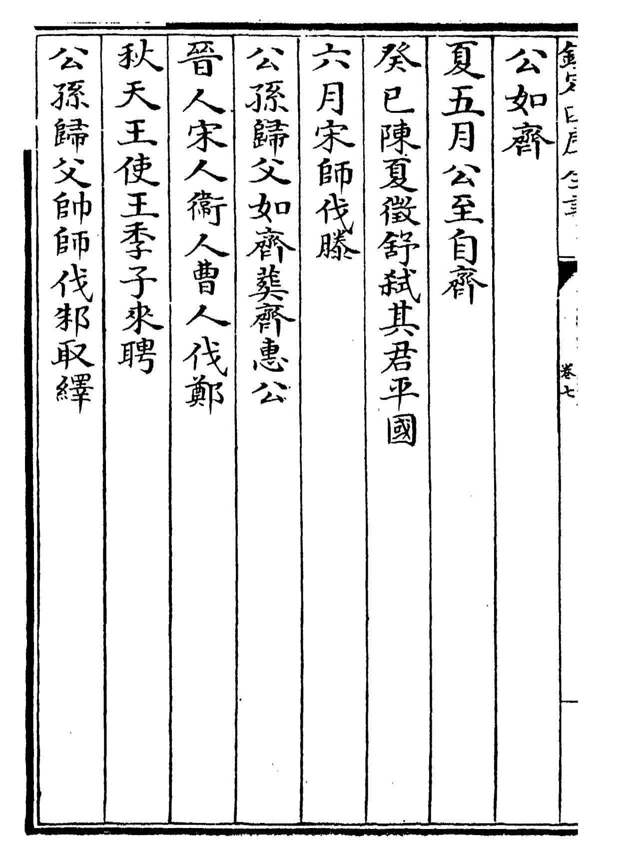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言崔氏者以族奔且告以族也公羊謂譏世卿非也

夫高國為齊世卿不聞以氏稱崔杼雖出自丁其先

未聞秉政不得以後之弑君而遂以氏為譏世卿也



公如齊

夏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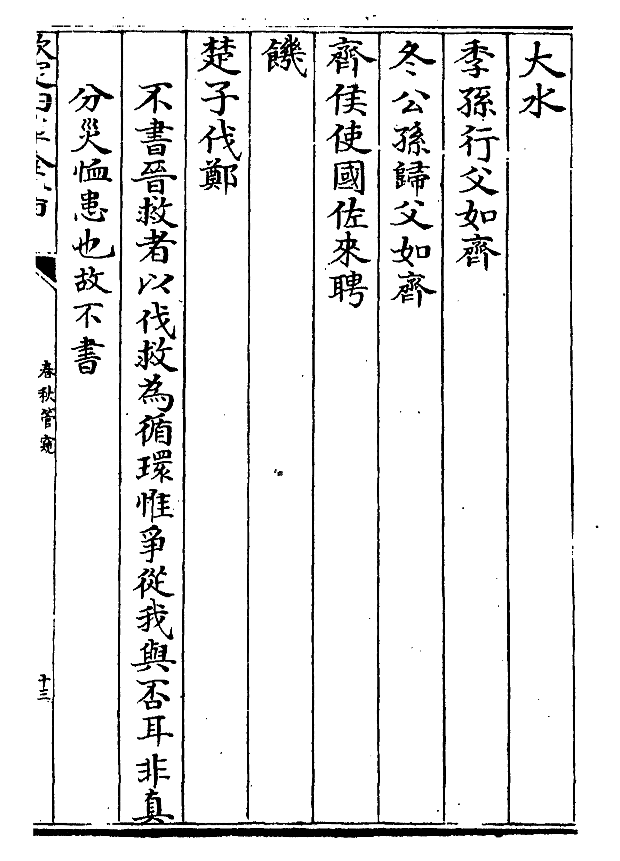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楚子伐鄭

不書晉救者以伐救為循環惟爭從我與否耳非真分災恤患也故不書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子稱爵序于諸侯之上與楚以霸也中國不能修其德刑以奬善討惡而楚能假大義以號令諸侯不得不與楚以霸矣

公孫歸父會齊侯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稱人衆詞也此與楚以討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

滅而書入者以楚復封陳過而能改則與其改故隱其縣陳之非惟以討亂為文而稱入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儀行父二人皆熒惑致亂之臣所當討而誅者也納之于其國禮乎以陳侯在晉無與存陳者惟二人為陳侯同患存二人而後陳侯内有所因故書

納以志楚之存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賊討讐復而葬禮也故書葬

楚子圍鄭

楚巳入鄭而書圍者以退舍盟鄭終歸于禮故隱其入而曰圍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林父不能行令以致喪師辱國而文無貶詞以是役

也為晉楚盛衰之所繫故不罪林父以登楚所以存中國也救鄭不書者以救為爭非真救也故不書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自邲勝之後滅蕭伐宋以至于圍宋憑陵中國甚矣故備書以著其横胡氏乃謂深責宋此亦偏刻之

論非春秋意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不曰宋及楚平而曰宋人及楚人平者以平之者華元子反而兩國之君不與故稱人以譏其權在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公羊曰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耳穀梁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按潞子使酆舒為政以致妻殺目傷國滅身執何善而何賢之有凡滅國之書月書日書時者由于所告之詳畧初無中國卑國夷狄之分穀梁乃析而為三其所謂卑國者殊于中國而又異于夷狄得無謂卑小之國乎然鄅者卑小之國于莒人滅鄅則又曰鄅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則所謂卑國者

果安指乎夫江黄蘷六中國而時滅豈以為夷狄乎譚遂弦温中國而月滅豈以為卑國乎陸渾舒庸夷狄而月滅豈以為善而進之乎所謂滅國三術者其說自相違背于經不合未可以為訓也胡氏謂上卿為主將畧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減見滅之罪著滅者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于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不知稱師稱將各從來告書師不必皆暴書將不必皆仁何獨于林父之

稱師為著其暴耶狄之類非一赤狄者狄之一也赤狄之君長非一潞氏者赤狄之一也言潞氏而不言赤狄無以辨其種言赤狄而不言潞氏又無以辨所滅故曰赤狄潞氏豈謂滅見滅之罪甚滅者之不仁而故為繁詞乎嬰兒書爵亦滅而見執之常例若晉人執戎蠻子赤書爵豈亦比于中國而免其責詞乎愚謂罪晉而善潞子賢嬰兒者皆非春秋之意也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畆

初者何言變法之始也什一而藉先王之制儉以節用何不足之有不能自克以禮而于助之外又畆稅之舊章一廢則放乎莫知底止故一變而為稅畆再變而為丘甲三變而為田賦民日困而國愈病浸淫

以至于亡甚矣法之不可變也

冬蝝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

凡外災來告則書公羊謂樂器藏焉非也按爾雅無室曰榭國語曰榭不過講軍實是宣榭者乃宣王講武之處而後世遂以名焉耳無室豈藏器之所又謂

外災不書以新周書亦非也旣外災不書豈新周獨

以爲内而書乎

秋郯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甲戌楚子旅卒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還者事畢而還也事畢而復命于介避難而不廢君命顛沛不踰禮春秋所以善而志焉

春秋管窺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管窺卷九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　岑

春秋管窺卷八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

周之二月于夏時爲季冬乃沍寒之候而無氷故書

以志異穀梁謂終時無氷則志此未終時而無氷終無氷矣其說穿鑿盖建丑之月水澤腹堅正氷盛之時而無氷是以為異過此則東風解凍土膏脉起無氷又其宜矣豈論終時與未終時乎

三月作丘甲

作者言始作之也周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令始更古制令于丘出一甲士故曰作丘甲也穀梁釋作為為釋甲為甲冑之甲謂丘作甲非人人之所能夫弓矢甲冑孰不惟良是求安有非所業而强之使為者且不言井甲邑甲甸甲而獨曰丘甲其義何取杜氏謂此甸所賦令魯使丘出之是一變而驟增四倍之賦亦無此理胡氏引李靖對唐太宗以乘分三甲二十五人為一甲令丘出一甲乃三分而增一得丘甲之義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書敗績者以王人來告敗也言敗不言戰者以率土之濵莫非王臣不容臣與君抗故不言戰也于茅戎者明茅戎敗之而公穀皆以為晉敗之穀梁又曰為尊者諱敵不諱敗是皆舍經文而别為新論豈所謂釋經乎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及者我及彼也戰必分内外以别爾我同姓與異姓戰則以同姓為内故及之者在衛非以衛為主此戰而惡之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父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

續

不以齊及晉衛曹而以晉衛曹及齊者明內同姓而外異姓之例也釋者不察此例泥于公羊及者我欲之穀梁內為志之言謂以四國主之為忿兵之大戒此事外之論非書法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楚屈完之來書來盟于師者以楚人已服而請受盟也國佐之來書如師者本以致賂而又命之曰不可

則聽客之所為是未定其為盟也故僅曰如師盟而曰及者亦内及外之詞胡氏以晉為汲汲欲盟故反以晉人及之此不察乎春秋之例故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衞侯速卒

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衞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盟而曰及者以弗會而遂盟也雖公與楚嬰齊先會而列國之大夫俱未之會故書及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之君未葬而書爵者以既踰年也按衛宣公卒未葬踰年而惠公書爵固知史書之常例非譏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不言國而書圍者明内邑也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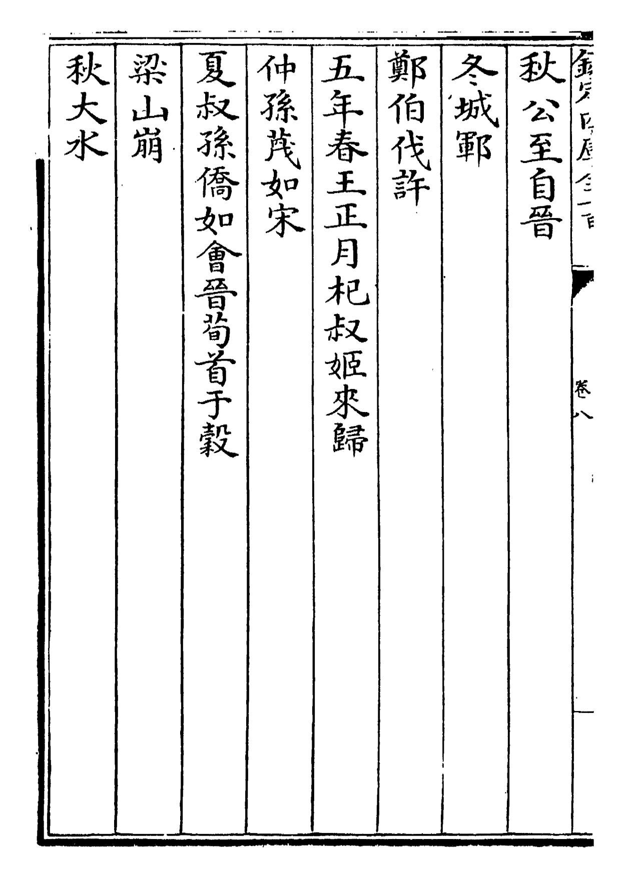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公與之盟也凡公與大夫盟則書及不書公

鄭伐許

春秋諸侯動于利而伐人國者多矣未嘗貶之且今

年夏書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冬書鄭伯伐許
咸無貶詞何獨于此伐許為貶之乎明闕文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取鄟

鄟微國書取言易也與取根牟取邿同公羊謂邾婁之邑非也既為邾邑安有不書伐邾者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牛卜吉而在繫曰牲傷則仍謂之牛養牲惟二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傷則改卜稷牛稷牛傷則不郊矣今改卜之牛又傷不郊而已卜免牛非禮也葢不郊而免牲者謂三卜而不從曰雖不吉而牲已吉不敢擅廢牲故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繫牲以待明年庀牲時卜用今牲已傷而仍謂之牛明不堪

用何尚卜其免與不免耶故書以志其失禮

吳伐郯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二牛俱傷不郊明矣而又書不郊者間有事也望者郊之細因郊而後有望今正月牛傷遲至五月而猶望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吴入州來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非逆女可比故公孫壽稱使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逆女非卿故不書劉氏謂宋公親逆常事不書夫諸侯及大夫來朝與聘皆邦交常事無不書者即納幣

媵女小事亦書若宋公親來逆女乃禮之所僅見者何反削而弗書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伐莒稱嬰齊入鄆稱人者以入必以衆師重于將故稱人不稱將宋人衛人入鄭楚人入鄆是也君入則師徒無不畢從君重于師故言君不言師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晉侯入曹楚子入陳是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中城者國之内城于周十一月以後正火見而致用

水昏正而栽之候故傳曰書時也公羊謂凡城之志皆譏豈王公設險守國之義可以廢乎夫雖有金湯民弗與之弗能有也雖有子弟城已惡焉弗能守也莒恃其陋浹辰之閒楚克其三都非民之叛無備故也公孫朝公斂處父之保成魯君再圍而弗克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久討而無成夫豈人和恃有備也彼民之樂生惡死去危即安情也今必欲墮其守備要其效死自非見危授命之士孰能舍生安而就死

亡我知愚氓遇警惟有崩潰焉耳寧謂城之必不可而凡城皆以為譏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君之母弟稱弟胡氏謂特書弟以為後戒非也諸侯之弟本公子也以母兄為君故稱弟兄沒則仍稱公子矣若于弟帥師即為後戒于公子帥師則不為後戒豈公子當厚于弟當薄乎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霸主徵師無敢不從前此未有言乞者此而言乞譏

辭也易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以晉厲之侈而能謙以合諸侯之師諸侯是以睦于晉而克遂有功于秦也

三月公如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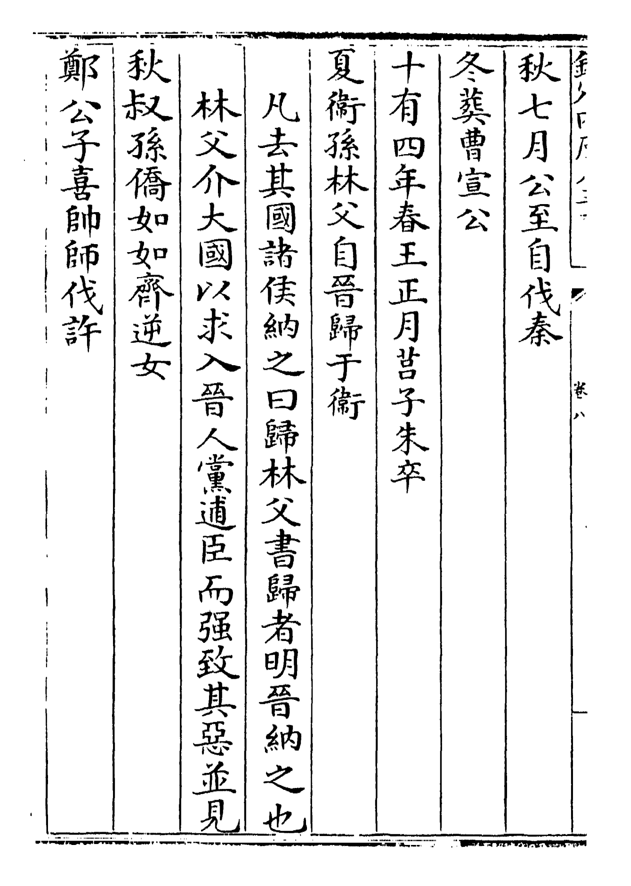
如京師者即朝王也以京師為天子之居凡朝必至焉故言如而朝自見若王所則非常朝之所故言朝而不言如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上書公如京師曷不即言遂會諸侯伐秦而又曰公自京師歟葢公之朝王實因伐秦之師道出王畿故及諸侯朝王非專朝也夫子以朝王之禮不專不可以垂訓故正其詞曰公如京師而又曰公自京師者若因朝而會伐不因會伐而朝所以示後世尊君之義也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林父書歸者明晉納之也林父介大國以求入晉人黨逋臣而强致其惡並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稱婦者有姑之詞有妾姑不氏此氏者明嫡姑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元奔猶未及晉其反魚石止之非晉納也曷為書自

晉歸而以外納為文蓋華元之奔晉欲愬霸主求討

其亂魚石之止亦畏晉討非真有愛于元也故春秋

不與魚石之復元而以外納為文若晉復之者元之

出與歸俱稱宋者以其出也為宋惜其歸也為宋喜

一身之去留為一國之憂喜故再書宋以嘉元之繫

安危也殺大夫山魚石出奔俱稱宋者見山之弱公

室殺公子肥昔不能討而今討之魚蕩向鱗之宗强

末大于本昔不能出而今出之故再書宋以嘉元之

能治官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不列于會而殊會之者蓋吳僭王自大必不肯班在諸侯之下先吳則又不可故諸侯之大夫殊會之若主客然弗與序先後也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者陰陽和而成氷者陰氣凝而結氷則不雨雨則不氷今雨而木氷是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氷也木者陽類火之所生乃為陰脅是陽受制于陰矣物理之乖違即人事之感召故書以志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甲午為是月二十九日明晦朔之晦而公羊以為冥非也楚不言師敗者以君重于師楚子傷乎矢故言君不言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稱國以殺見楚之軍法能伸乎大將所以敗而不亂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

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不曰復歸而曰歸自京師者言内外俱與之歸無失國復國之嫌故直以告至為文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舍之于苕丘者言執于苕丘不以歸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公以伐鄭出而以會至者蓋伐鄭之師還于九月公待于鄆以請季孫追僑如出季孫釋而盟郤犨于扈然後公歸踰時在外所重不在伐故至會而不至伐行父見釋應至以與公偕歸故至公而不至行父舉重以言也

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無事間之故不重言諸侯謂畿尹單同盟非也若盟戲盟亳盟平丘皆不言諸侯豈亦有王官與盟而譏乎

秋公至自會

凡以救伐出而不盟者至救伐而不至會以救伐出

而又盟者至會而不至救伐惟亳之盟至伐不至會

以鄭盟而遂叛盟不足記故以伐至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魯惟寅月上辛得郊祀上帝以祈穀郊于子月則僭

令以建申之月郊非時極矣故特書用郊以志其失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傳曰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是弑其君者書偃曷為以國弑為文穀梁謂君惡甚矣胡氏但發其疑而又不言其所謂朱子推原其意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弑也然文定並未明言究不知其何意後儒乃謂稱國以弑以厲公之惡有以取之謂書偃為晉世臣以社稷為心可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遽弑之故不言二人分其惡于衆也嗚呼此論行而後世

亂臣賊子俱得以藉口矣禮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家者殺無赦孰謂大罪可幸免而大惡可分于衆乎謂厲公無道為自取而弒之者可不加罪則凡斷弒逆之罪必先問其君為仁君父為慈父而後弒之者為有罪若君非仁君父非慈父即臣子殺之弗論此豈可以為天下後世訓乎夫春秋赴告策書之體咸據所告之詞以書列國君弒彼以罪人告則書某國某弒其君某其不以罪人告則書

某國弒其君某若以君無道而衆殺之告則書某國人弒其君某以疾卒告則書卒不書弒初未嘗以傳聞或異輒有所更懼失實也傳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傳所稱君無道者于宋人弒其君杵臼莒人弒其君密州發其例謂弒稱國人不稱弒逆之臣者乃君無道也若莒庶其晉州蒲吳僚薛比俱稱國弒而不稱國人明不以罪人告非君無道之比也盖權奸為逆莫不以殺戮示威使史臣不敢

以直書國人不敢以直告如晉趙盾之弑君以有董狐而書齊崔杼之弑君以有太史氏而書無董狐太史則皆以國弑為文矣彼欒書中行偃之罪豈減于盾杼厲公之無道豈甚于晉靈齊莊而以國弑稱明書偃之自掩其罪而不以實告也若魯史本書欒書中行偃弑其君夫子削之而以國弑書使亂臣賊子謂遇聖人而有曲貸之條之倖是召亂而非止亂也豈聖人作春秋之意乎至臣廢其君之事古亦從未

之閒也如伊尹之于太甲因在諒闇故營桐宫俾太甲密邇先王以訓初未嘗廢立也廢立之事肇于漢霍光時昌邑王以宗藩入繼受璽二十七日未見命于高廟而荒淫迷惑光等恐危社稷白太后廢之廢之者乃母廢子非臣廢君也乃後世奸臣遂引為故實董卓廢辯而立協司馬師廢芳而立髦孫綝廢亮而立休孰不云以社稷為心行易位之權哉然而禍亂不可勝言矣果可以為天下後世法則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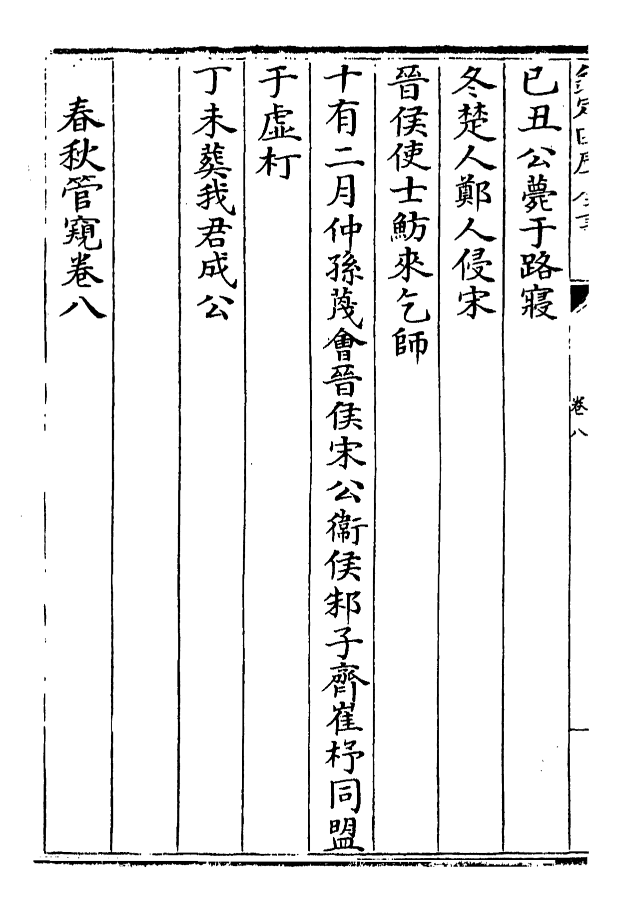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管窺卷八